

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施耐菴
羅貫中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鴿武大郎

詩曰

可恠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已皆因此
破業傾資總為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牆內 血污游魂更可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
籃兒一逢遶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
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

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鷄鴨那里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你怎地棧得肥搭搭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糊糶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要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吃三盃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鄆哥吃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

再切樂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肱搭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搭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

日去王婆家裡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老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任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先將藍兒丟出街來你却搶來我便

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遶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来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弄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盤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著籃

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此箇你且去賣一遭了
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
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遶入去武大自把
擔兒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俵兮鳥有媒
他日分屍竟莫支

暗中牽陷恣施為

鄆哥指訐西門慶

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
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
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
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
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
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

頭撞將去爭些了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
壁上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
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
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遶
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
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裡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
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閑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
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
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
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
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
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

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開裡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撇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昏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揜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来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煎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頰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有人來采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

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持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裡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柄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

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
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
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
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
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甚麼東西王婆
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裡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
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
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
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門初嫁從親再嫁
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
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
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

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
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
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
然不消你說有詩為證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難逃天地眼

武松還砍二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
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
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他他若問你討
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
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
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

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攙掇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乞那厮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

婦人拿了些銅錢迳來王婆家裡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裡吃了倒了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裡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拏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却合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充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

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匹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剛刀亂攪痛剛剛烟生七竅直挺挺鮮血糝糊渾身冰冷口內涎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慌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撥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荅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鞵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哭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

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迤來討信
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呼
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
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須得你說費心王婆道只
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
他看出破綻不肯殮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
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
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
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對隨身燈隣舍坊廂都來吊問那
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
婆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
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

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得自安過娘
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
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
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
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
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
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
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
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者之人對
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
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延便篩酒何
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

有蹺蹊兩箇吃了一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裡摸出一錠
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
叔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
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
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
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
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床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
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
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来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
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吃了幾杯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
明日來鋪裡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
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

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
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蹺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
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
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
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
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
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
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子便休了撇得奴
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裡自暗暗地道
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却討着這
箇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
揭起千秋幡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萬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

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
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身如
五鼓銜山三命似三更油盡燈畧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二十六回

鄆哥大鬧授官廳

武松鬪殺西門慶

詩曰

叅透風流二字禪 好因緣是惡因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箇箇嫌 野草閑花休采折 貞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
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
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箇火家使扇板門一迳擡何九

叔到家裡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笑欣欣出去却
怎地這般歸來閑時曾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
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
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請我去
吃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
箇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箇不良的人模樣我心裡有八
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幡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
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
却怕他沒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撿蜂剔蠍待要胡盧
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箇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
都頭他是箇殺人不斬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
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

哥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開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
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
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殯這箇便沒甚麼皂絲
麻線着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
有蹊蹊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
十兩銀子收着便是箇老大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
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坵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
極明隨即叫火家小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
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你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與
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
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二日便出殯去城外燒化火
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

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方攏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此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自来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未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榻籠子毋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攏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攏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裡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棟兩塊骨頭損去側邊拿去澈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裡和閑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澈在池子裡衆鄰舍回家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箇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裡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擣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此經幡錢梁金銀錠采繒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首鷓鴣天單道這女色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只思當日同歡慶豈想蕭牆有禍憂貪快樂恣優游英雄壯士報冤讎請看衰如幽

王事血染龍泉是盡頭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却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箇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先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開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箇月去時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襪戴上箇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迳投紫石街來兩邊

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吃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箇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箇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迤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里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裡洗落了胭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箇鬚兒脫去了紅裙綉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吃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自從

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吃過醫治不得死了撒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只得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箇乾娘我又是箇沒腳蟹不是這箇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箇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士兵打了一條麻絛繫在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此銀兩帶在身邊叫了箇士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

麵糲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肴到兩箇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仇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武松放聲大哭哭得那一家隣舍無不恓惶那婦人也在裡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肴和士兵吃了討兩條席子叫士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復去睡不着看那士兵時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扒將起來看了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

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
來那冷氣如何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烈如煞氣透肌
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
隱隱遮蔽食毒鬼紛紛飄動引魂幡

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堅定睛看時只見箇人從靈床底
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却待向前
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交顛翻在席子上
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時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
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
他的魂魄直在心裏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明了士兵
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

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
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
誰的藥吃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裡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
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
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
且去縣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士
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
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
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
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
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
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

到這里有句話閑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
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箇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
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
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
一面篩酒武松便不開口且只顧吃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
捏兩把汗却把此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
酒已數盃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颯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卓子
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
抖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對何九叔道小子麓踈還曉得
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
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半句兒
差錯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伯箇透明的窟窿開言

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
手按住肱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去袖子裡取
出一箇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箇袋兒便是一箇大
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
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
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
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
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裡吃了一瓶酒西
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
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
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裡揭起千秋幡只見七竅內
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

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
小人不該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
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
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
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裡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
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
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聞
聽得說來有箇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厮曾和大郎去茶坊裡捉
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
然有這箇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筭還酒
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裡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
子挽着箇柳籠栲栳在手裡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
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鮮大虫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箇尋我
做甚麼鄆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
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吃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
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哥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
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
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
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
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
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
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
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
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里沒尋他

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得了這話一逡去尋他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放我入房裏去乞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义我出来将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来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裡去時我先入去你更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丢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軍哥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逡去茶坊裡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吃我先把籃兒撒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

來倒吃他兩箇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隄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逡出来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来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說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吃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証一証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箇便是證見要相公做主則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得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箇本

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裡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箇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常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裡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即有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問

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哥吃留在房裏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箇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箇土兵買了箇猪首一隻鷄一雙雞一担酒和些菓品之類安排在家裡約莫也是已牌時候帶了箇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盃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

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箇土兵後面盪酒兩箇土兵
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箇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
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
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盃菜酒
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
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
吃酒兩箇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隣開銀鋪的
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學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
道一盃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
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
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
使得衆高鄰都在那里了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裡道老

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
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醜態那里肯來被
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
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餠蝕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
見武松入來吃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擾了
街坊相請吃盃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到都
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是微禮便請到家老兒吃
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為何先坐的不
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
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撓子却坐
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
唱箇大喏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龕鹵胡亂請些箇衆隣舍道

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
是微禮衆高隣休得笑話則箇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
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盃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
此箇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
頭十五箇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
們吃酒如何却只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
酒來篩上兵斟到第四盃酒前後共吃了七盃酒過衆人却似
吃了呂太后一千箇筵宴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盃
盤少間再吃武松抹了卓子衆鄰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
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鄰在這裡中間高隣那位會寫字
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箇喏道相煩則
箇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

手四指籠着刀靶十母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
諸位高隣在此小人究竟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箇證見
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驚得目睜
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厮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不必
乞驚武松雖是麤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仇
報仇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箇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
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
不妨衆鄰舍道却吃不得飯了武松看着王婆唱道兀那老猪
狗聽着我的哥哥這箇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
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
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
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朶查了

插在卓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髻右手匹胸捉住把卓子一脚踢倒了隔卓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子上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只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卓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肫肫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此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拏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與我無干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箇去你不說時我先劖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擱兩擱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

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說却叫胡正卿寫了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箇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士兵解胳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裡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前武松道哥哥魂靈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仇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肫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脅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斡開

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訖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
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吃了一驚都掩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
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士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
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箇喏說道有勞高鄰甚是休
愁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
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士兵也教押那婆子
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箇士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
顆頭一直遶西門慶生藥鋪前來看主官唱箇喏大官人宅
上在麼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閑說一句話那主管
也有此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
武松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
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娶

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里主管道却纔和一箇相識去獅子
橋下大酒樓上吃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移
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迤迤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
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箇一般的財主在樓
上邊街閣兒裏吃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窓眼
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箇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
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淥淥的滾出來
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
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慣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
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跨上窓檻要尋走路見
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
按一按托地已跳在卓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箇唱

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箇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遶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裡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裡打來却被武松略躲箇過就勢裡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脾只一提右手早掙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窻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裡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

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做一處提在手裏把着那口刀一直遶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仇殺了奸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擎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鄰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箇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直教英雄相聚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注正是古今壯士談英勇猛烈強人仗義忠畢竟武松對四家鄰舍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二十七回

毋夜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詩曰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強受禍殃
舌為柔和終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 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
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
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此一

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此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箇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送投縣裏來此時關動了一箇陽谷縣街上看的人不記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件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

屍單格目回到縣裡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箇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箇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聞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聞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聞殺身死寫了招解送文書把一千人審問相同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谷縣雖然是箇小縣分到有伏羲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

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士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關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成向金鑿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并攀轅截轆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正勝龔黃

且說東平府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谷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都監死囚牢裡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裡自有幾箇土兵送飯西門慶妻子羈管在里正人家且說陳府尹哀怜武松是箇有義的烈漢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箇心腹人賚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多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

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立主謀故武大性命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仇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二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鉄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

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箇劄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朶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乞了一箇話裡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隣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自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此箇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金銀但過村坊鋪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吃話休絮繁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箇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

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燂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兩箇公人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吃兩箇公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逵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溪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箇酒店離這嶺下只有三五里路那大樹邊廂便是酒店兩箇公人道我們今早吃飯時五更走了這許多路如今端的有些肚飢真箇快走快走三箇人逵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你此去孟州還有多少路樵夫道只有一里便是武松道這里地名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

一直逵到十字坡邊看時為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窓檻邊坐着一箇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銀髮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箇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見那婦人如何眉橫殺氣眼露兇光轆軸般蠢奔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直侵亂髮紅裙內斑斕裹肚黃髮邊皎潔金釵釧鐲牢籠魔女臂紅衫照映夜叉精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箇公人和武松入來那婦人慌忙便道

萬福三箇人入到裏面一付栢木卓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了腰間胳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里又沒有人看見我們耽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窓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箇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筋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箇公人拏起來便喫武松取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自古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里過肥的切做饅頭餚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餚內有幾根毛一像人不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箇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裡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

生淡薄別有甚好的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此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吃那婦人心裏暗喜便去裡面托出一旋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看婦人自忖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裡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里恐得飢渴只顧拿起來吃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咂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曾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疆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

倒在凳邊那婦人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見裏面跳出兩箇蠢漢來先把兩箇公人扛了進去這婦人後來卓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捏一捏看約莫裡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裹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看這兩箇漢子扛擡武松那里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見這兩箇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吃飯吃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箇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箇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剥這廝那婦人一頭說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拘住那婦

人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當胸前樓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兩箇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里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四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絣護膝八荅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叉臉兒微有幾根髭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

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嗔拳輸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兇頑毋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箇也不是等閑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裡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為因一時間爭此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

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厮併聞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扁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裡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箇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為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裡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他父親歿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輩綠林中有名他的父親喚做山夜叉孫元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入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又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

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為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綉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里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為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箇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坊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箇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箇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他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此箇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箇箍頭的鐵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不

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裡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箇人心裏常常意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裡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毋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

此特地說此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若是恁地你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則箇張青便引武松到入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綳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稱贊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關動了安平寨倚八九分美酒神威伏千百斤英雄氣力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擲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

言語来且聽下回分解

